

# 汉江吟咏

方晓蕾

## 千岛含烟醉瀛湖

汉江的柔情，在此凝成一汪澄澈的瀛湖。群山环抱，碧水如绸，岛屿星罗棋布，如散落人间的翡翠，静卧在秦巴腹地，守着岁月清欢。

这是西北最温润的水，藏着江南的婉约。清晨，薄雾如纱，漫过湖面，漫过岛岸，远山近水都浸在朦胧里，天地间只剩一片温润的蓝。阳光穿透晨雾，洒在水面，碎成万千金鳞，随风起伏，漾开层层涟漪，像大地轻轻呼吸。游船犁开水面，浪花如雪，裹挟着草木清香，漫过心头，洗尽尘世喧嚣。

湖畔四季皆诗。春有桃花映水，菜花铺金，青绿与明黄交织，浓墨重彩，生机盎然；夏有荷风送香，绿荫蔽日，湖水清凉，是天然的避暑佳境；秋天层林尽染，斑斓山色倒映湖中，水天一色，宛若油画；冬日雾霭沉沉，远山如黛，湖面静谧，如一幅淡墨山水，清雅绝尘。

翠屏如莲，鸟鸣婉转。这里的水，清可见底，滋养着鱼虾，栖息着水鸟；这里的山，沉稳厚重，藤蔓绕墙，藏着岁月的温柔与安然。

瀛湖，是汉江捧出的明珠，是秦巴大地的眼眸。它以水为魂，以山为骨，将自然之美、生命之灵，酿成一杯醇厚的酒，饮一口，便醉在这山水相依的人间仙境里，久久不愿醒来。

## 水城相依润安康

一汪安康湖，是汉江赠予山城的温柔。江水在此放缓脚步，化作开阔平湖，衔着两岸青山，拥着满城烟火，让“安宁康泰”的祝愿，流淌在每一寸碧波里。

湖是城的魂，城是湖的影。汉江穿城而过，将天地灵气汇聚于此，湖面开阔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高楼林立。五座桥梁飞跨湖面，如长虹卧波，连接着两岸烟火，车水马龙与湖光山色相融，现代繁华与自然静谧共生，勾勒出城湖画卷。

清晨，薄雾萦绕湖面，水汽氤氲，如梦似幻。晨练的人漫步在环湖步道，清风拂面，鸟鸣声声，唤醒

整座城市。日暮时分，夕阳为湖水镀上金边，晚霞漫天，波光潋滟，安澜楼、西城阁的剪影倒映水中，灯火初上，流光溢彩。

野鸭游弋，白鸞翩飞的湖水，滋养着生灵。这里没有惊涛骇浪，只有细水长流。一湖碧水，守护一城安宁，它承载着秦巴的风骨，流淌着汉水的柔情，将自然之美与城市烟火完美相融。

## 水墨太极绘旬阳

汉江与旬河在此相拥，以天地为纸，以流水为墨，鬼斧神工勾勒出一幅天然太极图，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旬阳太极城，藏着天地玄机，孕育千年文脉。

登高远眺，两水交汇，河道绕城而过，将城池分成阴阳两岛，首尾相逐，对称互抱，惟妙惟肖。阴鱼沉静，阳鱼灵动，鱼眼之处，古柏苍劲，历经千年风雨，依旧枝繁叶茂，守护着这方天地造化的圣境。满城灯火列星案，一曲旬水绕太极。夜色降临，灯火沿廊蜿蜒，与水光交映，宛若星河落地，神秘而壮阔。

这是一座天人合一的城，兼具秦风楚韵。青石板路蜿蜒，古巷幽深，飞檐翘角的建筑依山而建，依山而筑，沉淀着岁月的沧桑。文庙书香绵延，孤独信印、象牙算筹等瑰宝，藏着历史的厚重；汉江号子、旬阳民歌，唱着烟火人间。

江水悠悠，流淌千年，见证着小城的变迁。四季流转，皆是水墨画卷。这里的山，沉稳内敛；这里的水，灵动含蓄；这里的人，淳朴温润，在阴阳相生的天地间，守着自己从容与安然。

太极城，是自然的奇迹，将天地阴阳的智慧，融入一城烟火，成为秦巴大地上最神秘、最诗意的存在。

## 千年风华藏蜀河

一座古镇沉淀千年时光，这便是蜀河，藏着岁月的风华。

依水而兴，因商而盛。明清时期，这里舟楫林立，商贾云集，南来北往的货物在此集散，秦楚文化

在此交融。青石板铺就的街巷，三横九纵，蜿蜒曲折，被岁月打磨得光滑温润，每一块石板都镌刻着过往的繁华，每一条巷陌都藏着动人的故事。

漫步古镇，古民居错落有致，青砖灰瓦，雕梁画栋，尽显明清风韵。贵州会馆雕梁精美，杨泗庙气势恢宏，沈家楼婉约雅致，一砖一瓦，一檐一柱，都诉说着昔日的鼎盛。古码头依旧伫立，江水拍打着石阶，仿佛还能听见当年的船工号子、商贾吆喝，看见帆影点点，渔歌阵阵。

巷陌间，烟火袅袅，非遗八大件香气四溢，烧狮子、双彩车的民俗传承至今，白发老者闲话家常，时光在此放慢脚步。没有都市的喧嚣，只有岁月的静好，古风与烟火相融，历史与当下相伴，让人沉醉其中。

蜀河古镇，以江水为脉，以商贸为魂，将千年的繁华与沧桑，藏在青瓦石巷之间，守着一份古朴与厚重，随江水悠悠流淌，生生不息。

## 江峡雄姿映山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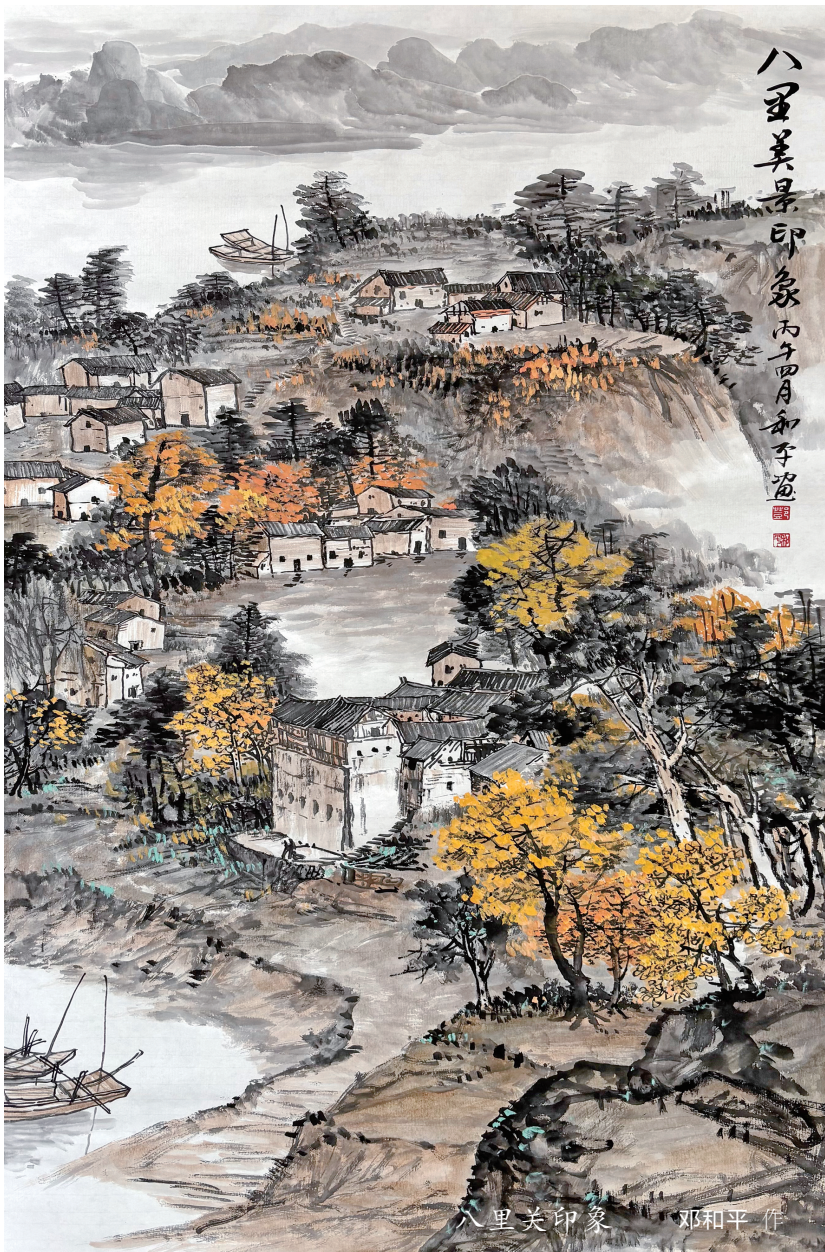
千里汉江，出陕东行，最后驻足的，便是白河。这座依山而建的山城，雄踞峡谷，风骨凛然。

白河无平地，城在山中，山在城中，楼房依山而筑，层层叠叠，鳞次栉比。陡峭的山势，灵动的江水，造就了这里独特的风貌，道路蜿蜒，石阶起伏，一砖一瓦依着山势，一桥一路伴着江水，山与城相融，城与水相依，浑然天成。

桥儿沟古街，是白河的灵魂。青石板台阶逐级而上，明清建筑错落有致，石桥横跨，流水潺潺，红灯笼摇曳，藏着五百年的商贸记忆。

汉江在此穿城而过，江水奔腾，峡谷幽深，山势险峻，风光奇绝。清晨，山水朦胧，宛若仙境；日暮，霞光满江，灯火万家。

白河山城，有山的坚毅，有水的灵动。它扼守汉江门户，让汉江的奔流与深情，在此定格，一路向东，润泽千里。



八里关印象 邓和平 作

我家门前的油菜花，零散  
我看这儿的山，像我老家的山  
我与这片油菜花在一起  
似乎与童年和春风在一起

## 这里是安康(朗诵诗)

萧诚

滚滚汉江在此收起波浪  
两岸青山捧出这片沃壤  
秦岭南麓的晨雾轻轻散开  
巴山夜雨把千年故事洗亮

陶罐上的鱼纹游进月光  
石器时代的火还在闪亮  
女娲留下了第一把各种  
汉水便有了绵延的乳浆  
史密篆刻着古庸国的疆  
龙虎砖纹着大汉朝的强  
鎏金铜壶静卧在丝路起点  
我们手握看千年农桑的棒

蜀河码头回荡着船工的号嗓  
每一滴汗水都融进亘古的江  
紫阳茶叶走过一道道弯  
每一片叶子都卷着云雾的香

文庙的古柏看过多少朝堂  
绣屏上的丝线还泛着光亮  
汉调二黄穿过青石板小巷  
把悲欢离合唱成山水绝响

牛蹄岭上的枪声刺破天罡  
红军标语刻在斑驳的石墙  
那一串草鞋印在深山密林  
如今开出了杜鹃花的模样  
纪念碑前的白鸽飞过晨光  
红色故事传诵在早读课堂  
少年的眼眸映着那面旗帜  
像汉江的水永远向着东方

一桥飞架连起两岸繁忙  
新区的楼群追赶着太阳  
瀛湖碧波映出万家灯火  
风堰梯田飘来晒稻芬芳  
毛绒玩具沿“一带一路”远航  
高铁的轨道穿过重重山岗  
蒋家坪上的殷殷嘱托  
一直在乡亲们的心中激荡  
汉水为弦奏出新时代华章  
每一朵浪花都在为你歌唱  
从历史深处到未来的梦想  
这就是秦巴明珠幸福安康

# 悠悠青蒿

郑倩

母亲又开始忙碌了。她蹲在那片自己开垦出的菜地旁，指尖轻轻拨开初春的泥土，青蒿嫩绿的芽便露了出来。

对于青蒿，我了解得不多，至于可以吃，我总觉得那是上一辈人日子紧巴时的将就，可是母亲每到这个时节，总会采一大袋青蒿回来。

周末，我带儿子回娘家，母亲更忙了。她一大早就从地里掐了青蒿回来，裤脚还沾着露水，她挽起袖子，坐在院里一根一根地择着，清水哗哗地流着，蒿叶上的水珠滚来滚去，她的手在那片青绿间翻动，竟有几分少女时的轻快。“要采蒿子尖上最嫩的。”她抬头看我一眼，话没说完，又低下头去忙了，院里只剩下潺潺的水声。

厨房里又响起熟悉的咚咚声。母亲握着那把用了二十多年的菜刀，不紧不慢地剁着。青蒿在砧板上渐渐碎成茸茸的一堆，清苦的香气慢慢弥散，仿佛把整个春天揉进这方寸之地。她一边剁一边念叨：“蒿子要切细，细得像茶叶末子，这样揉进面里才匀实，吃起来也更入味。”我站在一旁看着，也许多年前，外婆也是这样教她的吧。那时日子清苦，一把蒿子便是一大家子人果腹的指望。如今日子殷实了，她却还守着这个习惯，像是守着一缕不能断的旧时烟火。

我独自踱出院子，走到路边。田埂上、石缝里，一丛丛青蒿正自在地长着。我弯下腰，随手摘了几枝，捏在手里。指尖沾着淡淡的湿气，凑近鼻尖，一缕清苦漫上来。那幽幽的香透出格外的清芬。这味道清清凉凉的，像是童年某个午后的气息，一直藏在记忆深处，从未走远。

这寻常的野草，千百年来，不知被多少人这样摘过，这样闻过。《诗经·小雅》里说：“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三千年前的旷野上，那群悠然嚼着青蒿的鹿，想来也闻着这同样的味道吧。诗人也写过：“青蒿黄韭试春盘。”诗人笔下的青蒿，是春天里的清欢，是寻常人家的烟火气。我的母亲也像这蒿，从岁月风雨里走过来，从没听她喊过一声苦，她那份韧劲和这蒿草，是一样的。

母亲把面和好了，翠生生的一团，安安静静地卧在盆里醒着。她拍拍手上的面粉，朝后院努努嘴：“去，把筷子摆上，今天就在院里吃。”这方雅致舒心的小院，是她去年精心收拾出来的，地面铺了青砖，摆上木桌与竹椅，春天赏花，夏天纳凉，秋天晒果，冬天围炉涮火锅，别提有多惬意了！

碧绿的面条在沸水里翻腾，渐渐变得通透如玉。母亲从坛子里夹出脆脆的天蒜和葱头，油锅里“刺啦”一声，酸香立刻蹿了出来。儿子趴在灶台边，圆溜溜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锅里……

面端上来，青花碗里卧着绿莹莹的面，浇上酸辣滚烫的汤汁，再撒上些许蒜苗、葱花。一家人埋着头呼哧呼哧吃得满头是汗，母亲的嘴角噙着柔柔的笑。我夹起一筷子面放进嘴里，一缕悠长的清香，在舌尖上久久不肯散去。

这味道我吃了三十多年，从前只当是寻常滋味，如今自己也做了母亲，才品出清香里有甜。

## 归来(外一首)

陕南瘦竹

蚯蚓在泥土深层打了个呵欠  
翻身坐起  
寻觅着理想的路径  
蟋蟀、蝈蝈儿奏乐  
可爱的燕子一如既往  
吟出阳光明媚的好天气  
它们像春天一样归来

新词

这个季节  
一些秘密被鸟儿吟唱  
一些憧憬在枝条上绽放  
一些打算在雨后破土而出  
一些梦想在山水间飞翔  
一头牛把古老的话题  
谱上新曲，填上新词  
那些韵味在汗滴中  
馨香四溢

## 怀念月河

刘红雨

我经常想起童年的月河  
如今，它依然那么年轻  
而我的青春一去不返  
那时，春天的早晨  
月河露出了笑脸  
我和小伙伴们脱了鞋子下水  
夏天的中午  
我们在月河扎猛子、逮螃蟹  
没有少挨大人的竹条子  
秋天的河边，芦苇随风飘扬  
几只白鸞飞了回来  
冬天，河面上结着薄薄的冰  
我们拿着冰块当冰棍吃  
一代又一代人从这里走了出去  
月河，它依然那么年轻

## 油菜花

陈瀚乙

水泉坪的油菜花有粗的秆  
含苞的蕾和已绽放的花  
看着很震撼

阳春三月，惠风和畅。清波倒影，茶乡歌舫滑翔在蓝天白云之上。汉江碧水，在春风中微微荡漾，焕古茶山，在艳阳中催芽吐蕊。一座座宁静的民居院落安睡在山水之间，呼吸匀畅。临近古镇，江面上的一座崭新的跨江大桥赫然入眼，导游说：“这是政府出资修建的官姑滩吊桥，今天春茶开园，早晨刚投入使用。天堑变通途，黄发垂髫，畅行无阻，焕古人祖祖辈辈的念想终成现实。”

紫阳县焕古镇2026年茶文旅系列活动在田园村游客接待中心缓缓拉开帷幕：舞蹈《焕姑》的倩影尚在前婀娜浮动，歌曲《一袋茶香》香了春风，香了汉江……接待中心连通着的茶业市集是一条仿古街道，腊竹茶艺、焕晒茗香等数十家茶铺阵列其中，为游客冲泡上好的明前茶，引导游客加入揉茶、制茶、烘焙过程，市集中人流熙来攘往，摩肩接踵。

市集与古街之间由一条步道连接，销售红茶、绿茶、黄茶、砖茶、棒棒茶等浙江、福建茶厂一字儿排开……沿途陈列着数十座茶农采茶、揉茶、炒茶、晒茶等各种茶文化雕塑，将贡茶文化沉淀、焕新、久久为功的传袭故事无声地讲解得栩栩如生。

千年贡茶地，古街寻茶韵。芦苇轻拥着的古街的板石路，茶藤攀缘结成了拱门甬道。上下坡坎均是石墙，由形状各异的细碎石块砌成，每一块都艺术地搁置在最恰当的位置，如贴拼图，严丝合缝，光滑平整，颇具匠心。宾馆门口的仙人柱，被剔除了尖刺，让游客享受其美而免受其害。历史与精致在此悄然融合，官姑斟茶图下草木葳蕤，枝繁叶茂，一派生机盎然。古意释放着历史的幽香，顺着古街的曲觚流水缓缓流淌，在商行、茶棧、酒肆、古宅、又渡碑等建筑旁九曲回环，穿过扶芳藤和常春藤绿瀑、街道的古色、气宇轩昂的竹林，流入汉江。

奉茶室是一座百年老屋，临江而立，有着古朴的雕花支摘木窗，已对游客免费开放了20余年。石壺、陶壺、板石桌、圓木茶凳、木板壁、草鞋、竹笠、簸箕、古蓑笠，无不沉淀着时间的重量。大碗茶汤色翠绿，回味甘醇，板栗馨香极具辨识度。茶姑把壺的陶壺已经古老得辨不清岁月，却将《一对红鴉雀》《摘黃瓜》等紫阳民歌演唱得婉转动人，让游客迷失在古老的光里不能自拔。隔壁的文化老墙上，照片浩如烟海，影像将早已消逝的岁月重新打捞、风干，铭刻成时间的路标：贡茶信票复印件、1991年焕古茶荣获安康地区首届茶叶质量评比第一名、茶叶专家的培训数十年如一日、渡江而来的吹笛青年，来参加古镇艺术节的各乡镇队伍、古镇的茶文化历经无数次涅槃，成就了今日的闻名遐迩。

孝义文化一条街是古镇的研学基地，丁字路口的乡贤馆，实景剧《义渡风云》正在上演，生动再现了清朝道光年间王氏夫妇捐田产田地租让人免费渡江的义举，被举人撰写，义举传递着义举，如汉江的波涛，一浪接着一浪，传之他乡，传之后世。与乡贤馆共墙的家风文化展览馆，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长征五号火箭总设计师李东的祖居。李氏两兄弟携手扶助，各有所长，一个为父母尽孝，一个为国家尽忠，将孝义文化彰显得淋漓尽致。

沿青石板阶梯，下到渡口，两棵盆口粗的青檀古树的虬枝横卧江面。栈道通人，自甘其下，人与自然的和谐画面自成一景。枝丫上悬着一块书本大小的“不急”牌匾，迅速将游客的心跳调适到与古镇同频：步态闲适，心率舒缓，俯仰之间，便活出了自我。

贡茶院建筑在江畔巨石之上，这座江景茶文化博物馆浓缩着中国的茶叶简史，茶叶“发乎神农，始为药用，兴于唐，陆羽著《茶经》立茶道，盛于宋……”“自西周入贡，千年传承……”院内设茶叶冲泡间、饮茶室、讲堂、展厅等功能区，将历代各类茶叶的制泡技艺、茶礼及各类茶具悉数展示，已成为热门的茶文化科研及教学基地。有贡茶院的加持，古镇贡茶必将进一步枝繁叶茂，提速增效。

古镇修建吊桥为仁，捐资摆渡为义，奉茶迎客为礼，培养英才为智，诚实买卖为信。一手抓精神文明，着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手抓经济建设，两手都硬，让古镇的发展行稳致远。

来焕古，走进古街，慢行步道吊桥，住下来，静下来，探古意，品茗香，让贡茶古镇的人文底蕴涤荡肺腑，定会身心舒泰，焕然一新。

# 父亲的瓦罐担

唐越娥

在我记忆深处，父亲的肩头，总压着一担沉甸甸的瓦罐：有盛水装粮食的大水缸，有腌菜沤柿子的酸菜坛，有揉面用的盖锅盆，还有装油盐的小瓦罐，一个个用绳子仔细系好，在扁担两头晃悠。

父亲的瓦罐担，是母亲用荆条编的浅子，底面是用八股六根粗细均匀的荆条，穿插着叠起的一个圆形，然后再用荆条一圈一圈编制，编到高度合适就收口，周围有两根浅子系。因为它的深度很浅，不像箩筐那么深，所以人们就叫它浅子。这副瓦罐担，晃过了我的童年。

那时，村里全是泥巴路，也没通上电，晚上靠煤油灯照明。昏黄的光里，母亲缝衣裳纳鞋底，我们写作业，父亲检查瓦罐，日子清苦却踏实。

当时，人们出行不便，家家户户生活中却需要坛罐罐。父亲看准了这个营生，开始走村串户送货。

父亲兄妹八个，大爹二爹当兵在外，大姑二姑已出嫁，剩下的弟妹要上学，爷爷身体不好，奶奶操持一大家子事务。父亲高中毕业，字写得非常好，过年时邻里请他写对联，他从不推辞；村里红白喜事，他记礼簿从没出过差错。年轻时他也当兵，奶奶一句“家里没人干活”，他便断了念头；恢复高考那年，父亲与高考失之交臂。

父亲凭着高中文化、细心耐心和一手好字，当了村里多年的会计，账务记得明明白白。或许是他求学有遗憾，便把所有期盼都藏进了瓦罐担里，认真读书才能走出大山，哪怕砸锅卖铁，也要让我们兄妹俩上学。

那时的村里，很多孩子读完小学、初中，就跟着大人下地干活，更别说让女孩继续读书。村里常有人说闲话，甚至有人背地里嘲讽父亲，父亲却从不动摇，而是挑着瓦罐担走得更勤了。没事时，他教我们认瓦罐的好坏，也说做人的道理。

他让我们摸瓦罐：“好罐釉面光滑，做人也得干净。”又教给我们听：“声音脆的，罐身就结实没暗裂；声音闷的，肯定有毛病。做人也一样，要行得正，说话算数，别耍小聪明。”往罐里倒水时又说：“水不漏才有用，人活着也得有用，能扛事。”这些话，伴着瓦罐声记在了我的心里。

为了供我和哥哥读书，父亲天天围着瓦罐转。头天下午，他就去几里外的窑厂挑瓦罐，一个个敲，一个个摸，生怕挑到残次品。一担瓦罐百十斤重，父亲弯腰扛起，脊背就弯成了弓。回到家，他顾不上歇，端来清水挨个倒进瓦罐，仔细看漏不漏，有一点渗水的，要么修补，要么就换掉。他总说山里人日子苦，不能让人买个没用的瓦罐回去。深夜里，煤油灯照着他忙碌的身影，灶上温着母亲煮的红薯粥。

天不亮，父亲就悄悄起床了。他轻手轻脚系紧扁担上的绳子，再把瓦罐固定一遍，生怕走路时撞碎。山路难走，坑坑洼洼全是石头，父亲走得又慢又稳，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夏天日头毒，汗水湿透衣裳，肩背晒得脱皮，他只能在夜里用凉毛巾敷敷；冬天寒风像刀子，大雪盖路，雪水渗进衣领，他依旧往前赶，就想多换点粮食，多攒点学费。

日子久了，父亲肩膀上被扁担勒出的红痕，慢慢长成厚厚的老茧，粗糙得像老树皮。夏天老茧泡得发白，冬天裂口子渗血，母亲心疼他，给他抹猪油，他笑着说：“老茧结实，能扛担子，也能扛起家，更能扛你们的读书路。”他常说：“挑担子要稳，做人要负责，读书更要坚持，不能半途而废。”

山里人都盼着父亲来。每到一个月，就有人远远喊：“可把你盼来了！”大山里有现金的人家很少，大多拿苞谷、黄豆换瓦罐。父亲笑着收下，称得足足的，还帮人家把瓦罐送到院里摆好。父亲往往跑遍大半个山头，才能卖完瓦罐，往回赶时天已经黑透。回来的担子也不轻，装着满满的粮食，可父亲的脚步却轻快，有时半夜才到家，浑身是泥，累得说不出声，母亲赶紧端来热水，帮他搓冻僵的手脚，锅里的粥咕嘟咕嘟煮着，屋里满是粥香。

有一次，父亲深夜在山里赶路，看见不远处有两盏铜铃般绿油油的大灯泡，他拿手电筒一照，吓出一身冷汗，是一匹狼。他攥紧扁担，不敢动，也不敢出声，就那样跟狼对视着，过了好久，狼才转身走了。后来父亲跟我们说这事，说得很平淡，可我们知道，当时他有多害怕，可第二天，他还是按时扛起了瓦罐担。

后来，母亲因贫血病离世，家里的担子更重了。哥哥心疼父亲，早早结婚生子，渐渐代替父亲扛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父亲也放下了瓦罐担，但他依旧坚持让我读高中。高中报名前一天，父亲跟我说：“前途自己创造，道路自己选择，我虽然不能在金钱上支持你，但我一定会在思想上支持你，绝不拖你后腿。”我深知父亲的不易，也牢记他的教诲，靠着勤工俭学读完高中，又选择了能最快毕业参加工作的高中专，两年后便能自食其力，没辜负父亲的期望。

如今，父亲去世十几年了，他的瓦罐担，是那个少吃少穿年代里，他用坚韧与担当书写的生命史诗，那担子里装的是我们的生活，是我的求学路，也是父亲未竟的理想。

# 焕古贡茶香

型航